說帖

卷二十四

[illegible]

道光十八作

廣西司　道光十八年

查律內有計贓定罪者少一分則生多一分則死如竊盜贓一百二十兩罪止擬流一百二十兩以上即應擬絞是也有計年定罪者少一歲則死多一歲則生如姦十二歲幼女罪應擬絞姦十二歲以上幼女罪止枷杖是也姦十三歲以上幼女不能與姦十二歲幼女並論猶之竊一百二十兩不能與竊一百二十兩以上同科定律界限綦嚴司讞者自應恪遵辦理豈容稍滋出入該省上年李有新和姦覃氏致令

内潰身死一案被姦之覃氏年甫十二專論姦罪已
應照雖和同强律擬絞况因姦斃命自難寬其强暴
之罪是以前將該犯擬斬入於秋審情實正法至現
在孫老喬一案被姦之楊外英年已十三該犯孫老
喬姦以和成並無行强情事設使楊外英不死孫老
喬止應依軍民相姦例問擬枷杖今楊外英因傷内
潰身死係屬和姦釀命查和姦釀命律不應抵例内
又無作何治罪明文是以本部前經酌令比照和姦
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例擬徒至例内姦

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例擬徒至例內姦
婦二字係對姦夫言之非必年長者始謂為姦婦年幼者即不為謂姦婦也乃該撫並不遵照本部原咨辦理復援李有新一案咨請部示並稱人之氣体不同有十二歲而形狀長大已如十三四者亦有十三四歲身體孱弱僅如十一二者況幼女既以長一歲為不可易之限則姦夫年歲似未便置之不論咨請議定專條等語不知定律遵行已久犯姦律內姦夫之罪名輕重只論被姦者之年歲若干不論行姦者之年歲若干亦不論被姦者之氣體強弱若何今欲

於定律之外另生枝節不特與律意不符且恐承審
各員遇意所欲殺者則指為身體孱弱意所欲生者
則指為形狀長大而本部核議時並未目擊情形勢
不能不據咨照覆其流弊何可勝言該撫所請議定
專條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撫即將孫老喬一
案作速按例妥擬咨部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 道光十八年

臣部查輪姦殺死本婦分別首從問擬之例係指本婦被殺死者而言故同姦從犯之罪名以曾否下手為斬絞立決之別若因姦致婦女被姦或因姦撳按身死雖例無作何治罪明文究非殺死可比倘竟將首從各犯概照殺死本婦之例問擬不特首犯罪名稍重而為從之犯既經同姦自無不將本婦撳按核之例內分別下手不下手科罪之意尤為齟齬今王王拴等將韓位姐撳按輪姦致令斃命並非被殺身

死核與輪姦致本婦自盡均非意料所及自可比照
定擬該署督遷將王玉拴等依輪姦已成殺死本婦
例分別首從擬以斬梟斬決殊未允協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署督另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隷司 道光十九年

刑部為片覆事准軍機處交片内稱直隷王玉拴等輪姦致斃幼女一案經貴部以擬罪未協題駁向來辦理輪姦重情案牘不少務即將歷辦輪姦致斃本婦各成案並例意應作何比照之處詳細查明片覆

圓明園漢軍機處等因前來 查例載輪姦良人婦女已成因而殺死本婦者首犯擬斬立決梟示為從同姦又帮同下手者擬斬立決同姦而未下手及下手而未同姦者均擬絞立決如致本婦自盡者首犯擬

斬立決為從同姦之犯擬絞立決等語詳繹輪姦已
成殺死本婦之例係指因輪姦而復將本婦謀故鬥
殺者而言故為從同姦之犯以曾否幫同下手分別
問擬斬絞立決至輪姦致婦女被姦或因姦撳按身
死在本犯並無謀故鬥殺之心雖例內並無作何治
罪明文核與輪姦致婦女自盡同一死非意料若竟
照殺死本婦例科罪不特首犯罪名失之稍重而為
從之犯既經同姦無不將本婦撳按核之例內分別
下手不下手科罪之意亦多窒碍今王玉拴輪姦韓
位姐撳按致斃事出意料之外並非謀故鬥殺該省

下手不下手科罪之意亦多窒碍今王玉拴輪姦韓

位姐撳按致斃事出意料之外並非謀故鬥殺該省

將王玉拴等依輪姦已成殺死本婦例分别首從擬

以斬梟斬决本部查核情罪殊未允協檢查嘉慶二

十年四川省具題文悰學等輪姦無名女子身死一

案該督疏稱被姦斃命究非殺死可比將文悰學等

比照輪姦婦女已成致本婦自盡之例分别首從擬

以斬决絞决等因經本部照擬題結在案又道光十

七年本部審辦王十等輪姦幼女順兒致斃一案因

王十商允閻大等欲將順兒雞姦令閻大堵住順兒

之口與張二等一同撳按王十當將順兒雞姦姦畢
欲替閆大下坑恐閆大替換時順兒喊嚷掐住咽喉
閆大等下坑先後輪姦致令氣閉身死經本部審將
王十依輪姦婦女已成因而殺死本婦為首例擬斬
立決梟示張二閆大依為從同姦而未下手例擬絞
立決等因奏結亦在案本部查文悰學王十等二案
均因輪姦致本婦被姦及掐按致斃同一死非意料
與輪姦而謀故鬥毆致死本婦者不同文悰學一案
比照本婦自盡例問擬情罪似為允協王十等一案

比照本婦自盡例問擬情罪似為允協王十等一案
首犯照殺死本婦例問擬斬梟已覺稍重且首犯既
科殺死本婦之罪則為從同姦幫按之閻大等即屬
下手又援引並未下手之例問擬斬決雖罪名並無
出入核與例意不甚符合未便援以為據是以王玉
拴一案本部查照文悰學等舊案議駁茲准前因相
應片覆可也

直隸司 道光二十年

直隸司　道光二十年

本部查向來辦理本夫本婦有服親屬殺傷姦匪之案如訊係另因別故並非捉姦起衅者概不按殺姦之例科斷則姦匪因別故致傷應捕之人非因被補之人非因被捕拒毆者自不得按姦匪拒捕例治罪即可隅反今李登窺因調姦兄妻小李王氏未成將小李王氏拒傷經小功伯母老李王氏聞鬧趕勸向斥其非該犯疑護向毆致傷老李王氏左眼成廢如果老李王氏寔因事在倉猝未及查問並不知該犯

係屬姦匪自未便將該犯照因姦拒傷本婦親屬成
廢之例擬以絞候查該犯毆傷本宗小功尊屬成廢
照凡鬪加等罪止擬流其調姦兄妻未成拒傷本婦
按親屬和姦律應死罪調姦未成滿流例上加拒捕
罪二等應發近邊充軍自應從重擬軍完結惟詳核
案情李登窺向小李王氏調姦拒毆老李王氏一經
聞鬧即行趨勸其相距本不甚遠時亦不久當李登
窺與小李王氏互相詈罵之時豈彼此均無一語牽
涉調姦情由老李王氏既經聞鬧即難謂為不知且

涉調姦情由老李王氏既經聞鬧即難謂為不知且

趙勸必係用言排解老李王氏概有勸解之言即便

李登寬不肯吐露寔情未有小李王氏不忿激向訴

之理原咨謂老李王氏不及查問因不知李登寬係

屬姦匪之處恐非此案確情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

督遴委賢員嚴切審訊分别妥擬具報到日再議

山西司道光二十九年

山西司 道光二十九年

此案王二邀同明柱二皂輪姦劉氏已成劉氏先經跟隨義母在外唱曲追嫁與唱曲度日之李泳學仍時常學唱訊無犯姦情事檢查定例輪姦良人婦女已成為首擬斬立決為從同姦者擬絞監候又輪姦已經犯姦婦女已成為首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為從同姦杖一百流三千里詳繹例意必被姦之人寔係良人婦女方可擬以斬絞又必被姦之人實係已經犯姦方可擬以軍流例意各有指歸引斷未容

還就今被姦之劉氏演唱歌曲等於優伶難以良人
婦女論唯並未身犯邪淫又未便遷照輪姦犯姦婦
女科斷例無治罪專條亦無辦過似此成案臣等公同商
酌王二一犯於

輦轂之下糾約多人黑夜恃強輪姦婦女糾黨縱淫自
難貸其一死若竟立置重刑而被姦之婦究異良人
又無以示等差而昭平允衡情擬斷王二即瞎三兒
又名王三皂應請酌照強姦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明柱二皂聽從同姦若照強姦已成一律

問擬核與輪姦良婦為從同姦之罪無別若於王二

秋後處決明柱二皂聽從同姦若照強姦已成一律

問擬核與輪姦良婦為從同姦之罪無別若於王二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與輪姦犯姦婦女為從之罪無所區別 臣等公同商酌明柱二皂均銷除旗檔應請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照例刺字咨送兵部解交陝甘總督定地發配以示重懲王二等所得贓錢訊已花用無力完繳應免著追張五與妻王氏聽聞王二等將同院居住劉氏強姦並不救阻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張五係雙瞽王氏係婦女均照律收贖劉氏給與伊夫李泳學領回餘屬無干概

行省釋在逃之張二行文步軍統領衙門飭緝獲日
另結再此案係臣等察核情罪酌量定擬謹聲明恭
候
欽定所有臣等當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

直隸司 咸豐九年

查審理圖姦已成之案必嚴究是否强合和成按例

懲辦不得任聽趨避之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

卜受灤與隣人姜雙姐習見不避副卜受灤輕應在

街支更令妻卜郭氏往邀姜雙姐至伊家伴宿五更

時卜受灤憶及姜雙姐在家睡宿起意圖姦即回家

撥門進屋見姜雙姐與伊妻同炕睡歇即揭被按住

姜雙姐求姦姜雙姐聲喊卜郭氏聽聞亦即喊嚷卜

受灤拾磚嚇禁卜郭氏與姜雙姐不敢嘖聲卜受灤

隨與姜雙姐成姦一次次早姜雙姐回家向母賈氏訴述賈氏因係醜事囑勿聲張嗣姜雙姐與卜郭氏同往村內看戲姜雙姐獨自先回與卜受濚途遇卜受濚意欲續姦即將姜雙姐拉至閑院草堆上按住强欲行姦姜雙姐不依掙扎致被撕破布衫拉斷腰帶卜受濚姦畢逃回旋被控告該前督以該犯圖姦姜雙姐已成初次係屬强合和成尚非强逼成姦其二次途遇復恣意姦淫雖有折帶裂衣究暴情形惟和成於先難以强姦論核其屢次圖姦與棍徒擾害

和成於先難以強姦論核其屢次圖姦與棍徒擾害

無異將卜受滐比照棍徒擾害例發極邊足四千里
充軍等因咨部本部查卜受滐將年甫十五之室女
姜雙姐邀至伊家與伊妻伴宿始則按住圖姦繼因
姜雙姐不充聲喊拾磚嚇禁隨與成姦是姜雙姐係
迫於兇暴與和成之案迥殊迨後該犯欲與姜雙姐
續姦姜雙姐不依掙扎可見初次成姦姜雙姐並非
甘受污辱該犯復將其依衫撕破腰帶拉斷強行姦
污如果和成於先于二次途遇續姦時何必用強詳
核案情殊難憑信姜雙姐以孱弱室女疊被該犯逞

强姦污自應照强姦本律科以罪名豈得任聽該犯揑供以為狡卸地步且犯妻卜郭氏聽從伊夫將姜雙姐邀至家内致被姦污更恐有事前彰同商謀臨時帮同强捉情事承審官於此等重案並不嚴究確情遽行比例定擬殊覺難成信讞罪名攸關出入本部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報到日再議

奉天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強姦婦女執持金刃戳傷本婦有服親屬未成姦者擬絞監候等語此案王椿因向韓氏圖姦未允起意用強用手將其左腮頰等處抓傷並將其衣褲撕破尚未成姦經氏姑陳氏聞喊趕救該犯脫逃追被陳氏持刀追捕並不俯首就擒輒敢用奪獲夾把刀將陳氏扎傷越十六日因病身死原驗左胯刃傷業已平復死雖在辜限之內與傷無涉仍從本拒捕刃傷法該犯係陳氏家雇工平日爾我相稱並無

主僕名分應同凡論陳氏係韓氏之姑為本婦有服
親屬該犯用刀將其扎傷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將
軍所咨王椿合依强姦婦女執持金刃戳傷本婦有
服親屬未成姦者絞例擬絞監候該犯事犯到官在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等日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旨並
恩詔
以前係强姦未成刃傷本婦有服親屬擬絞不准減
免應酌入秋審緩決辦理所供母老丁单情節較重
應不准查辦留養該將軍咨稱王陳氏云云等語均

應如所咨辦理再查比案於同治八年十一月犯事

應如所咨辦理再查此案於同治八年十一月犯事到官該地方官自應依限速行審結乃該廳遲至十餘年之久始行擬結雖據聲稱因查傳要証未到惟並未咨部展限任意延宕顯與定例不符本應照例將承審遲延各員予以處分第事隔數年官非一任輾轉行查徒滋轇轕應從寬免其置議仍令該將軍嗣後辦理案件嚴飭所屬遵照例定審限及 臣部奏定稽核章程依限審結倘有遲逾即行從嚴叅辦以清案牘而慎刑章

陝西司 光緒十六年

陝西司 光緒十六年

查律載姦幼女十二歲以下者雖和同强論又例載强姦十二歲以下幼女未成者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又名例載强姦十二歲以下幼女未成者改為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無庸以足四千里為限各等語此案已革副將銜補用遊擊秦玉貴即秦上標誘姦十歲幼女李臘梅未成應照雖和同强論自應按名例寔發四省烟瘴充軍該護撫將該革員仍照原擬發遣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引斷殊未允

協應即更正秦玉貴即秦上標應依强姦十二歲以下幼女未成例改為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無庸以足四千里為限係職官在新疆地方犯事應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旨以前係誘姦幼女雖和同强論照强姦未成改軍從重發往黑龍江應不准援免係官犯仍恭候

欽定該護撫奏稱李奉友云云

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道光十八年

奉天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烏奔太既與白氏通姦被本夫閔德明撞見復敢與之爭吵並向白氏商允用計誣竊逼勒閔德明休棄迨閔德明訪知呈控後復用財自行保出並賄囑在官人役閔詳等令與閔德明說合是該犯既用計逼勒於前復行賄串通於後寔屬情類棍徒該將軍僅將該犯依逼勒買休律擬徒係旗人折枷發落已屬輕縱至閔詳以在官人役明知烏奔太捏竊逼休輒扶同媒合並於涉訟後為之賄囑取保閔說

從中漁利應計其所得之財照枉法問擬乃該將軍
不詳核律意輒以不枉法計贓罪輕將閔詳從重照
媒合人減等律僅科滿杖亦未允協惟查原咨既稱
閔詳明知烏奔太等捏窃逼休而檢閱閔詳原供入
無自認須先知情之語供勘並不相符復查核案情
閔德明在協領衙門呈控時既經該協領將烏奔太
與閔德明一併看管何以烏奔太准其保出而原告
無辜之閔德明反始終不放致令在押病故其中亦
難保無另有別情該將軍於此案情節既未研訊明
確引斷復多錯悞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另委

難保無另有別情該將軍於此案情節既未研訊明確引斷復多錯誤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另委

賢員提集人證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陝西司光緒四年

陝西司 光緒四年

等語查馬均超將妻袁氏賣休張白安知情買娶袁氏律應離異歸宗詳繹律意後夫知情買休情殊可惡故斷令離異本婦無所依歸情殊可憫故斷令歸宗若本婦無宗可歸仍令離異勢必至輾轉失節不如仍歸後夫較為得所溯查臣部向辦成案凡賣休買休無宗可歸之婦俱斷歸後夫完聚一以順情之所安一以補律所不及亦酌量辦理之一道今該撫並未將袁氏母家有無親屬詳細聲明遽稱恐該氏輾

轉失節將其斷歸後夫張白安完聚核與律意不符應令該撫飭屬查明袁氏如果無宗可歸勢難終守或母家知情賣休方可從權斷歸後夫完聚以免輾轉失節餘如所題完結

奉天司光緒九年

查律載姦兄弟妻者姦夫姦婦各決絞又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二罪俱發以重者論罪各等語此案杜趙氏因夫杜幗成病故帶領子女即與夫胞弟杜幗發同居過度嗣杜幗發與杜趙氏通姦懷孕慮恐敗露丟醜與杜趙氏之父趙富商議令杜趙氏改嫁適人希圖掩口杜幗發與同溝居民張仁商妥講明身價東錢三百五十吊張仁當至杜趙氏家相看杜趙氏願意經趙富將杜趙氏拉

至張仁家內張仁始將因其胞弟張義無妻擇配未
成朦弄頂替過目實情講出硬逼杜趙氏與張義拜
堂成親杜趙氏因見張義貌醜不允下晚令杜趙氏
與張義同宿杜趙氏未允迨後張義進屋要與杜趙
氏同房杜趙氏不依張義變怒用拳毆打杜趙氏被
毆情急持用木榷桿照張義頭顱毆打致將張義左
右顴角左眉稍左太陽毆傷張義臥地喊叫杜趙氏
復毆傷其左胐瞅顱門越日殞命該督等以杜趙氏
被張義之兄頂替過目說娶為妻該氏因見張義貌
醜始終並未拜堂成親已無夫婦名分是杜趙氏既

醜始終並未拜堂成親已無夫婦名分是杜趙氏既
非張義之妻不得以服制論其將張義毆斃應以凡
論將杜趙氏依鬬殺律擬絞聲明該犯婦於夫故後
與夫胞弟杜慖發通姦例應絞決事犯到官羈禁恭
逢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並九月十五及十三年十
一月十五光緒元年正月二十等日
恩旨
恩詔所得絞罪應否減免聽候部議等因具題臣等查杜
趙氏因張仁為其弟張義頂替過目將伊說娶為妻

刑律犯姦　親屬相姦

過門後查知妄冒情由與張義不依分爭將其毆傷
身死即屬婚姻不得其正並無夫婦名分應以凡論
惟杜趙氏於夫故後與夫胞弟杜慖發通姦罪干絞
決自應從其重者論該督等遽照閗殺擬以絞候置
重罪於不論而於姦罪僅歸於
恩詔內聲叙前後已屬互異且查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並二年七月初四日
恩詔有關十惡亦不在查辦之列顯係錯誤援引既未允
協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等再行
詳核律意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協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等再行

詳核律意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安徽司光緒十三年

安徽司 光緒十三年

查律載姦弟妻者姦夫姦婦各決絞等語至親屬相姦姦夫殺死本夫擬斬立決之例係專指姦罪止於杖徒及律應監候者而言若姦罪已應立決其姦夫殺死本夫並無亦照此例斬決明文此案何家田與期親胞弟何玉周之妻何王氏通姦係兄姦弟妻律應絞決與姦罪止於杖徒及律應監候者不同其起意謀殺何玉周身死按謀殺期親卑幼罪止絞候自應從重仍照兄姦弟妻本律問擬該護撫節刪例文

將何家田依親屬相姦姦夫將本夫殺死例擬斬立決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何家田除謀殺胞弟罪止絞候輕罪不議外應改依姦弟妻者姦夫決絞律擬絞立決何王氏雖訊無知情同謀情事惟與夫兄何家田通姦亦應按律問擬應如該護撫所題何王氏合依姦弟妻者姦婦絞立決例擬絞立決該護撫疏稱吳志汰云云

奉天司光緒十五年

奉天司光緒十五年

查律載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又弟婦誣執夫兄欺姦者斬監候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張均因與李衣氏姦好輙因戀姦情熱串唆姦婦誣賴夫大功堂兄李德並牽及夫期親胞伯李顕儒父子强姦意圖休回長聚嗣因設計不遂復唆使姦婦並其弟衣永平向李顕儒等屢次訛詐挾制恐嚇逼休以致李顕儒被逼愁急忿恨自縊身死寔屬威逼致死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督等所

刑律犯姦

誣執翁姦

題張均合依因姦威逼人致死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以前係因姦威逼人致死擬斬應不准其援免李衣氏因姦聽從姦夫張均串唆始而誣賴夫大功堂兄李德並牽及夫期親胞伯李顕儒强姦繼復聽從姦夫商謀挾制恐嚇威逼退休致令夫胞伯李顕儒抱忿輕生查該氏誣賴夫大功堂兄及夫期親胞伯强姦即與弟婦誣執夫兄欺姦無異自應將該氏比律問擬未便與姦夫同科以威逼致死之條該督等將

該氏與張均均照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以斬候引
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李衣氏合改照誣執夫兄欺
姦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事犯在光緒十
五年二月初四十七暨三月十六等日

恩詔

以前係比照誣執夫兄欺姦擬斬應不准其援免該
督等疏稱衣永平知情縱姦已屬無恥迫後聽從姦
夫張均教唆致被逼之李顯儒忿迫自盡該犯初無
嚇逼之意係由姦夫主使教唆即屬為從衣永平應
於張均因姦威逼人致死斬監候律上減一等擬杖

刑律犯姦

誣執翁姦

一百流三千里鄉約楊春芳云云等語查衣永平事
犯亦在
恩詔以前係聽從姦夫主唆威逼人致死減等擬流應准
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餘如所題辦理至該督
等所引律註按犯姦律和姦者姦夫姦婦同罪若婦
女與人和姦姦夫威逼夫同居親屬自盡姦夫坐斬
婦女豈得輕縱等語檢查現行律內並無此等註語
豈得妄為引用應令該督等嗣後援引律註總須遵
照官頒律例辦理至一切坊間私刻概不准率行援

照官頒律例辦理至一切坊間私刻概不准率行援
引以免紛歧而杜流弊

刑律犯姦

証執翁姦

江蘇司 光緒二年

江蘇司 光緒二年

查嘉慶四年本部於秋審章程案內奏定官犯一項必須身列仕版現食俸祿如僅係頂帶榮身既無俸祿又無職守若一例入於官犯轉非所以重名器而符體制請嗣後有職無任並未食俸之員俱入於常犯等因在案此案張洪平素跟官方左氏幼許方遠猷為妻方遠猷曾在冬賑局報捐雙月從九因未生子納妾王氏即與方左氏不時反目方遠猷胞兄方遠謨充當團練局董事張洪投入局內伺候與方遠

長之妻

謨平素主僕稱呼嗣園練局裁撤方遠謨接充粥廠

董事又將張洪撥往聽差迨方遠謨回家將張洪帶

至家內接帖張洪旋與方左氏通姦方遠猷等均不

知情嗣方左氏懷孕恐方遠猷知悉商同張洪逃走

被獲該府因方遠猷尚未身列仕版將該犯張洪照

雇工姦家長期親之妻律擬絞監候方左氏減等擬

流觧勘該撫以定例軍民姦職官妻者姦夫姦婦並

絞監候等語是例內職官雖並未指明已仕未仕惟

查乾隆十一年浙省胥宮譚與貝李氏通姦一案部

議職官並不論已仕未仕以閨門為風化之首紳衿

議職官並不論已仕未仕以閨門為風化之首紳衿為閭閻之望不得同凡論今貝李氏係候選員外郎之妻俱應擬絞駁將姦夫姦婦依職官及軍民姦職官妻例並絞又嘉慶二十四年晋省已革未入丁禁將內姪女張女子揑作使女賣與徐溝縣門丁陳升為妾部議以丁禁身係職官將內姪女揑稱使女價賣與長隨為妾殊屬卑鄙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是歷辦成案職官不論已仕未仕今此案該府謂方遠猷並未身列仕版將張洪按照姦家長期親之妻問擬

雖該犯罪名與姦職官妻同一擬絞尚無出入而方
左氏一犯應否作職官之妻論情罪尚有生死之別
究竟此例姦職官之妻其職官是否分別已仕未仕
應咨部示遵等因　本部查職官犯罪應否以官犯
論總以身列仕版現食俸祿為斷奏定章程已極詳
明引斷確可遵循今張洪與方左氏通姦方左氏之
夫方遠猷雖係報捐雙月從九惟有職無任並未食
俸未便以職官之妻論張洪係方左氏夫兄方遠謨
雇工家人自應照雇工姦家長期親之妻律擬絞監

長之妻

候方左氏照律減一等科斷該撫所引乾隆十一年

候方左氏照律減一等科斷該撫所引乾隆十一年
浙省胥宮譚之案係在本部奏定章程以前丁榮之
案與此案情節不符且均係遠年成案並非通行未
便援以為據所有張洪與方左氏通姦一案應令該
撫速飭審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長之妻

山東司 光緒十一年

山東司 光緒十一年

為片覆事准兵部片稱所有官員挾妓飲酒律內應得何項處分希將辦過成案查明片覆等因前來查律載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挾妓飲酒亦作此律等語檢查輯註云官吏宿娼係行止有虧罪雖輕應革又道光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旨以候選道員不知檢束狎比優伶寔屬有玷官箴著

即革職以示懲儆等因欽此相應片覆

貴部查核辦理可也

刑律犯姦　　官吏宿娼

浙江司 道光十八年

浙江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押解人役擅加杻鐐逼致死傷之例係指官役押解罪囚非法凌虐嚇逼以致死傷者而言若應捕人追捕罪人致有殺傷自有擅殺罪人之律可援豈得牽引比附以致罪岀入今地保金廷桂拏獲在廟賭博之梁大觀劉阿六用鉄鍊接聯鎖住因其逃走追赶以致梁大觀等被追急水溺斃罪坐所由自應以金廷桂擬抵即謂金廷桂身充地保有稽查賭博之責梁大觀均屬賭博罪人於法應捕亦應照擅

殺律定擬該撫僅將全廷桂比照押解人役擅加杻
鐐逼致死傷枷號擬軍例加等科罪殊屬輕縱至全
尚有於全廷桂追赶梁大觀溺斃之際並未在場其
帮同鎖拏釀命照不應重律擬杖已足敝辜乃該撫
率依為從律於所擬全廷桂軍罪上減等滿徒亦未
允協罪名出入攸關本部未便據咨率覆應令該撫
另行詳核案情悉心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四川司道光十九年

奉

祁大人交核四川司現審王大等聚賭二案職等查例載拿獲賭博人犯到案嚴追賭具來歷如不將造賣之人據寔供出即將出有賭具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詳繹例意原因賭具為賭博之源欲嚴賭博必先嚴賭具故賭博案內出有賭具之犯如不能供出造賣之人即應治以誠旦之罪不得率議寬縱今王大等二案均係賭博案內出有賭具

之犯該犯等或稱經人送給或稱在街檢拾俱係無
據之詞既不能將販賣之人獲案治罪自應將該犯
等照例擬徒該司僅將該二犯依賭博本例拟以枷
杖核與例意不符應請交司照例更正並請傳知各
司嗣後賭博出有賭具之犯無論供係經人送給或
係檢拾凡不能將販賣之人獲案治罪者均應畫一
照例問擬滿徒以昭核實而杜流弊是否仍候
欽定

四川司奉 道光二十五年

李大人交核四川司承審提督咨送僧人明然等具賭一案該司訊明明然偶然聚賭骰子僅止三顆係屬賭具不全不以出有賭具科罪將明然依賭博不分兵民例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又江西司承審提督咨送王有幅等聚賭一案該司以王有幅用骰子三顆邀人擲賭係屬出有賭具不能將造賣之人供出按例依販賣為從擬杖一百徒三年各等因職等查骨骰三顆尚不成副例無出有不全賭具作何治罪明

文是以向來各司辦理未能畫一細繹賭博定例原
恐人一經習此必致廢時失業蕩産破家而貽害寔
始于賭具故例於出有賭具者治罪獨嚴如謂賭具
内之骨骰必以六顆為全以三顆為不全是必三顆
不能持以賭博則可若三顆既可賭博是不全者之
廢時失業蕩産破家寔與全者無異故賭具不必論
其有全有不全止應視其可賭不可賭雖檢查歷年
成案多有因牌骰不全不以出有賭具論之案惟嘉
慶十八年直隸省咨部案内劉得拾骰三顆聚賭並

不成副該省止照開場窩賭例枷杖本部仍將劉得改照出有賭具例擬以滿徒在案是外省既有改重之案本部現審不宜獨輕應請嗣後以不全牌骰賭博之案均照出有賭具例一體擬徒不惟辦理畫一且可杜聚賭拏賭者藏掖抽換之弊所有四川司明然一案應由該司即行更正並請傳知直隸等司嗣後一例照辦是否仍候

欽定

光緒八年

山東司

山東司 光緒八年

臣等查窩賭窩娼及開設烟館之案其房屋應否入官例以時之久暫為斷原以經年累月聚賭窩娼烟館聚集多人尤為盜賊淵藪故將房屋入官以杜匪徒潛匿其誤行租給實不知情或雖知情為日無幾若概行入官轉致無所區別故免其入官定例本有深意然房主貪圖重租多係知情容隱近年烟賭娼局比比皆是盜竊各案屢見迭出未必不由於此及至犯事到官又恃有偶然開設免其入官之例以為

趨避地步誠不可不亟加整頓該步軍統領等請將
烟館賭局及窩娼處所一經事犯到官無論業主是
否知情及是否經旬累月概將房間查抄入官雖係
為因時弭盜起見惟其中亦有實不知情誤招匪人
者若遽將房間查封入官致使小民失業未免過重
自應酌定限制分別辦理以期允當臣等公同酌議
擬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先行出示曉諭嗣後凡
業主知情將房屋租給賭局烟館窩娼處所一經事
犯到官訊係經旬累月仍照例將房屋入官外若查

犯到官訊係經旬累月仍照例將房屋入官外若查明實係甫經窩賭窩娼開設烟館並非經旬累月其租給房屋之房主訊係初犯寬免入官一次如再有犯無論是否知情及月日久暫即係故智復萌概將房屋入官如此分別核辦庶匪徒無潛匿之地稍知歛跡而於

輦轂重地益昭嚴肅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一體遵照辦理所有臣等酌議章程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光緒十二年

呈為咨行事竊查賭博為盜賊淵藪定例於製造賭具之人治罪從嚴乃正本清源要道地方文武各官如能留心認真訪拏准其咨部議敘原係整頓風俗鼓勵勤勞之意法至善也茲查山東省每年咨部核覆製造賭具之案甲於各省今自光緒十年起至十一年止已有一百三十餘件之多逐案詳核所獲均係一犯或製造紙牌骰子或寶盒寶子均係甫經造成尚未售賣即被訪拏而各案人犯又均係病故虛擬

罪名並無一名寔行發配者迹其拏獲情形悉成故
套鋪叙供勘又出一詞明係子虛烏有十事該州縣
藉此為請議叙抵處分地步耳乃該管上司不行駁
斥時為照擬咨部以
朝
廷獎功之良法轉成州縣濟私之獲符寔屬不成事
體此等錮習各省皆有而山東尤甚不可不嚴加整
頓以祛積弊嗣後山東省拏獲製造賭具之案該撫
務須督同臬司詳細稽查必寔有獲犯招解到省訊
明屬寔方准將獲犯文武員弁咨部議叙倘並無案

犯招解稱已病故即係虛捏概不准隨案請給奬敘
如此分別辦理庶足以昭核寔而杜流弊應令該撫
通飭所屬寔力奉行不得再蹈從前故轍致干叅處
並知照吏部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五年

奉天司 光緒十五年

查孫及灼先因糾邀趙幅並逸犯華漢清開設寶局誘賭抽頭歷時四年之久迨聞拏逃逸後不知悛改復潜回原籍商令趙幅等重開賭局冀獲頭錢該將軍以該犯雖未窩留奸宄釀成重案但其設賭時越數年其間誘人傾家蕩產不一而足輸錢之人非剝衣變產不能饒恕寔屬情兇勢惡擾害地方核與棍徒無異較之經年累月者情節尤重例無恰合專條將孫及灼比依奉天吉林二省設局放頭開場聚賭

經年累月以致奸宄託跡釀成重案將設局開賭之犯照棍徒擾害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聲明該犯現年雖逾七十第係比照棍徒問擬應不准其收贖聽從開局揭盒分用抽頭錢文趙幅應於孫及灼軍罪上減一等擬徒本部覆加詳核係為嚴懲賭匪以靖地方起見應如所咨辦理該犯等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以前孫及灼係比照棍徒擾害擬軍應不准其援免趙幅係棍徒為從減等擬徒應准援免並免刺字後

恩詔以前孫及灼係比照棍徒擾害擬軍應不准其援免
趙幅係棍徒為從減等擬徒應准援免並免刺字後

再有犯加一等治罪逸犯華漢清係聽從開寶聚賭
罪止擬徒應免緝拏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
至該將軍聲稱該犯孫及灼本係積慣賭匪其設局
誘人之心歷久不悛將來奉准部覆定地起解倘於
中途配所脫逃回籍定仍為害地方近來遣軍流徒
各犯紛紛在途在配脫逃幾於無時不有此項罪名
已若虛應故事該府等聲請永遠監禁自是變通辦
理應咨部核覆等因　本部查例應永遠監禁人犯
如因瘋殺人及因姦致死子女滅口等項各有專條

此外別項人犯例內並無明文豈得妄行擬議今孫
及灼雖係積慣賭匪尚無窩留奸宄釀成重案情事
該將軍將該犯比例擬軍年逾七十不准收贖已屬
從嚴復聲請永遠監禁不特無此辦法亦與定例不
符即謂慮其遣戍乘間脫逃回籍為害地方果使中
途遞解加派弁兵配所主守嚴加防範自不致有兔
脫之虞設或逃回原籍該地方官如能認真查拏從
嚴懲辦亦何致慮其別滋事端所有該將軍聲請將
該犯孫及灼永遠監禁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

該犯孫及灼永遠監禁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

將軍可也

廣西司 光緒十六年

廣西司 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開場誘引賭博經旬累月聚集無賴放頭抽頭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存留賭博之人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又壓寶誘賭以及開鵪鶉圈鬪雞坑蟋蟀盆賭鬪者將開場及同賭之人俱照賭博例治罪又閩省拏獲花會案犯訊明起意為首者照造賣賭具例發邊遠充軍其夥同開設輾轉糾人之犯照販賣賭具為首例杖一百流二千里在場帮收錢文等犯均照為

從例杖一百徒三年仍各盡賭博本法於開設花會處先行枷號兩個月滿日定地發配被誘入會之人俱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地保汎兵若有賄庇情事即照為首本犯一體問擬如贓重於本罪者仍計贓從重論若匪徒另立名色誘賭聚衆在三十人以上與花會名異而實同者均照此例辦理各等語茲據該撫奏稱廣西無業游民勾結土棍設局誘賭有地攤錢攤銅盒子寶添飛花會等名目不但廢時失業破產傾家輸極無聊擄賣人口謀財刦殺皆由此起近

日省城地面有潛開闈姓之事當飭拏獲懲辦以除
民害惟查闈姓與各項賭局不同鄉愚無知多受其
惑復有棍徒或殷實鋪户恃虛銜頂戴以為護符遥
借香港開設以為影射串煽窩庇無所忌憚若不從
嚴懲辦不足以破錮習而挽頹風請將廣西無論拏
獲何項開賭人犯可否照常例加一等治罪奏奉
諭旨著臣部議奏臣等查賭博為盜賊淵藪匪徒開局引
誘愚民致令蕩産破家甚且無惡不作洵屬閭閻之
害該撫請將該省各項開賭人犯均照常例加一等

治罪係為嚴懲奸徒杜絶賭風起見應如所奏辦理
惟是有治法尤須有治人此等土棍設局誘賭之案
地方官如能密查嚴禁有犯必懲匪徒自知斂跡若
徒事嚴立科條而地保兵役之受賄包庇奸商劣紳
之恃符窩藏以及影射串煽等弊不能設法查禁恐
於地方仍無裨益應令該撫嚴飭該管官督同所屬
實力查拏認真懲辦庶匪徒知所儆畏而賭風亦可
漸息矣如蒙
俞允 臣部行文該撫遵照辦理再此摺於三月十九日抄
出到部合併聲明所有 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出到部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四川司 道光二十年

四川司道光二十年

此案劉唐氏因失火燒燃煤硐內工人所鋪睡臥草堆致挖煤雇工余棕貴及在伊連界游思化煤硐內宅煤之唐盛學羅棕喜均被烟燻氣閉身死該督將該氏依過失殺人准鬬殺罪收贖律各追贖銀給屍屬營葬如果情真事確所擬尚屬允協惟查閱原勘单內稱該氏煤硐在西游思化煤硐在東相距兩里游思化硐內自東至西兩里許由上宅下抵及該氏地界挖有一孔量寬三尺六寸烟氣即由此處透入唐

盛學羅棕喜死於此處隔不數步又該氏硐内碼門左邊有燒燬穀草一堆進硐五丈許係余棕貴身死之處離游思化煤硐空穿處所十三丈等語查核情形是余棕貴身死之處離草堆五丈唐盛學等身死之處離草堆十八丈以僅數一人睡卧草堆之烟行經十餘丈之遠其力已微似不應燻人致死且硐可容人則烟非逼聚難散時當白日則人非睡熟難防何以唐盛學身死之處離透烟處所僅隔不數步豈有當時被燻即死不曾走避之理殊不可解是否原

勘詳叙未明卯或另有别故案関多命不嫌詳細推

勘聲叙未明抑或另有别故案關多命不嫌詳細推
求應令該督另行飭屬勘訊明確妥擬具報到日再
行核辦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直隸司光緒十二年

直隸司光緒十二年

查審理糾衆放火燒斃人命重案必須嚴究致死確情按例懲辦不得率憑支離含混供詞遽行咨請部示以致罪有出入此案張莠因被賊竊去稗子二袋並藍布皮袄一件棉花三十斤查找無獲次早路遇隣人馬有之子馬夫嗔託其代訪賍賊馬夫嗔疑係誣賴向斥不依爭吵勸散張莠因被斥不甘欲將馬夫嗔毆打洩忿邀允伊弟張二隴並翟和李鴻漨劉洛平幫毆分別持械徒手走出村外劉洛平落後張

芳等偕至馬夫嗔家門首推開柵欄大門進院指名喊罵馬夫嗔並未開門出理張芳推門不開起意用火嚇燒使之出來以便毆打李渢淦即同翟和抢得院中秫稭一個取火點燃從門檻下塞進熏燒馬獐兜在屋擋拒張芳亦取秫稭添塞馬獐兜情急開門衝出先逃馬夫嗔亦隨後跟出携帶長槍向李渢淦撲扎李渢淦用棍將馬夫嗔毆傷張芳上前揪住馬夫嗔髮辮互跌倒地楊雙慶拉勸不開詎知門口秫稭火被風吹着致將旁堆碎草灶前柴葉一併延燒

爐頭見火驚跳馬夫嗔之父馬有驚醒瞥見下炕因

驢頭見火驚跳馬夫嗔之父馬有驚醒瞥見下炕因
年老慌忙自行栽跌倒地致將頂心等處燒傷在地
滾吐張莠李瀏淦聽聞鬆放一同將火救熄馬有越
日因傷殞命報驗訊詳該督以張莠起意令翟和用
秫稭點火燃燒塞進馬夫嗔屋內延燒柴草致令馬夫
嗔之父馬有被燒身死該犯止欲熏燒馬夫嗔出屋
以便毆打與有心燒燬房屋者有間偏查律例並無
治罪專條其首從各犯應否照挾仇放火致死一二
命例擬以斬決絞候抑或作何定擬之處引擬殊鮮

依據咨部核示等因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張莠因
家內被竊託令馬夫嗔代訪贓賊未允被斥爭吵不
過偶爾口角微嫌乃於經人勸息後復糾同伊弟張
二隴並翟和等數人前往毆打洩忿情形已屬兇橫
迨至進院指名喊罵馬夫嗔既已畏懼不敢出較該
犯如果志在毆打儘可將其喚出再向理論何以因
推門不開竟用秫稭點燃從門檻下塞進嚇燒豈不
知秫稭係最易引火之物門檻又緊接門扇一經點
燃塞進必致延燒房屋該犯亦當慮及乃謂意止欲

熏燒馬夫嗔出屋並非挾仇放火所供殊難憑信且

熏燒馬夫嗔出屋並非挾仇放火所供殊難憑信且
馬夫嗔之父馬有驚醒瞥見屋內碎草柴葉均被延
燒驢頭又復驚跳斷無不急行喊嚷之理斯時該犯
在院正與馬夫嗔揪毆近在咫尺豈能毫無聞見何
以直至馬有栽倒被燒多傷後始行鬆放將火救熄
以致馬有被燒殞命尤難保無有心燒斃情事復檢
查原咨該院止有北土房三間馬有同馬夫嗔與馬
獐兒均係在此屋住歇當馬獐兒在屋擋拒時馬夫
嗔何以袖手旁觀並不幫同撲救馬獐兒開門逃走

馬夫嗔亦即時持槍出向李澗淦撲扎竟置伊父在炕睡熟於不顧任令延燒亦非情理所有究竟馬獐兒係馬夫嗔何人並未詳細叙明辨理尤屬含混如謂該犯寔止欲熏燒馬夫嗔出屋以便毆打起見與尋常有心燒燬房屋致釀人命者不同亦應由該督研訊明確錄取全案供招將可原情節詳細聲叙奏明請

旨定奪乃僅畧舉大概遽為請示案情是否確鑿本部礙難懸斷應令該督速飭嚴訊確情詳核例案妥擬具

奏到日再議可也

奏到日再議可也

奉天司 咸豐九年

奉天司 咸豐九年

職等查挾仇故燒場園堆積柴草等物罪應滿流
其延燒隣右房屋例内固無加重明文然辦理案件
如情節有浮於本法者原應酌量加等以昭懲創令
戴連生挾嫌故燒于鳳沼場園柴草以致燒及空房
並延燒于會等十九家住房核其情節雖延燒非意
料所及第既殃及多家若仍擬以滿流似與僅止燒
燬場園柴草者無所區别檢查成案道光元年
盛京刑部咨乞丐郭老屋因向閔姓訛錢挾劉文炳稱

欲綁送並向屯眾告囑不給米糧之嫌起意將劉文炳場園所堆柴米放火燒燬致延燒劉文炳及隣佑馮四等家住房三十三間一案該省因情節較重照棍徒擾害例擬軍仍枷號兩箇月經本部改照挾讐故燒場園堆積柴草本例枷號兩箇月杖一百流三千里雖與本案情節相似第彼案外省係舍挾仇故燒場園柴草本例泛引他條是以本部駁照本例問擬與此案於本例上酌加者又復不同況查失火延燒官民房屋數至百間以上者例內尚應於本律上

加以枷號比類恭觀則故燒場園柴草延燒隣右住
房多間似可衡情加等該將軍將該犯照挾讐故燒
場園堆積柴草等物加號兩箇月滿流例上酌加一
等擬加枷號兩箇月發附近充軍尚屬允協似可照
覆所有該司駁照本例擬流之處應毋庸議是否仍
候
鈞定

江蘇司 咸豐二年

江蘇司咸豐二年

臣等查放火致斃一家三命內一命係兇犯有服卑幼應否僅按致死二命辦理總當視其兩比服制之親疎為斷如三命內有一命果係兇犯至親服屬則疎不能問親自不應以一家三命論若死者之服制較兇犯為重即不得因死係兇犯有服卑幼轉置一家三命於不議僅按致斃一家二命辦理致滋輕縱今已死王小傚雖係該犯王懙城緦麻服侄惟既經隨同伊母李氏改嫁與陳學禮為妻則陳學禮即屬

王小傲同居繼父查服圖內為居繼父如兩無大功親應期年即兩有大功親亦應服齊衰三月是據服制而論己較該犯之緦麻為重且王小傲隨同陳學禮同居共炊又較同居之奴婢顧工為親準情酌斷自應將該犯按照燒斃一家三命例定擬該撫將該犯僅擬斬決罪名殊未協應即更正王興城合改依挾仇放火致死一家三命首犯斬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

奉天司 光緒九年

查安玉有施保興均與高得發之妻金氏通姦安玉有妒姦懷恨屢持勢刀槍尋毆施保興未遇施保興恐滋事端與高得發夫婦商允立將全家搬移躲避嗣安玉有復尋施保興未獲又見高得發全家人口避匿遷怒放火燒燬高得發原住草房及房內什物實與挾讐兇徒無異第高得發全家人口究已遷移若竟照挾讐放火燒燬房屋例擬以駢首未免無所區別而高得發傢具尚未搬走亦與故燒空地間房罪

應滿流者不同該督將安玉有依兇惡棍徒屢次行兇擾害例擬軍係屬酌量科斷應如所咨辦理至高得發貪利縱妻與人通姦律應將姦婦離異歸宗該督聲稱該犯因貧隱忍與實在縱姦有間免其離異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完結仍令照例彙題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浙江司 光緒十年

查例載挾讐放火止欲燒燬房屋洩忿並非有心殺人者若致死一家三命以上首犯斬決梟示從犯擬絞立決又争鬭擅將鳥鎗施放殺人者以故殺論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兇徒並非圖財挾讐放火燒燬房屋殺人誘脅同行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刀徒直入衙門挾制官吏不係干已事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陳木大刀因客民屢次強横起意商同高錫毛等放火燒燬草棚驅逐因而燒殺多命實屬

兇惡查該犯喝令亂毆鯰才有等致死雖非有心殺
人已屬一家三命以工吳加大等聽從下手放火均
應按例問擬應如該撫所奏陳木大刀即陳先渢除
事後攫取財物及棄屍各輕罪不議外合依挾讐放
火正欲燒燬房屋洩忿並非有心殺人者若致死一
家三命以上首犯斬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吳加
大即賈大朱五即朱勝攏姚得沅均合依從犯絞立
決例各擬絞立決陳木大刀業已監斃仍戮屍梟首
示衆朱五姚得沅業已監斃應毋庸議至該撫奏稱

高錫毛毛葆茂與陳木大刀商謀滋事或轉糾多人

高錫毛毛蓀茂與陳木大刀商謀滋事或轉糾多人或偷帶鎗械火煤致斃多命實與陳木大刀同惡相濟厥罪維均並無首從可分應請將高錫毛毛蓀茂一例問擬斬立決梟示等語 臣等查高錫毛毛蓀茂二犯既據訊明均係聽從陳木大刀糾邀放火並非自行起意實屬為從豈得因該犯等輾轉糾人及偷帶鎗械等情即概科以為首之罪以致漫無區別自應仍按本例問擬該撫將高錫毛等一例擬以斬決梟示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查高錫毛聽從挾讐

放火致死一家三命以上罪應絞決其自用鳥鎗轟斃不識姓名客民並薛郭氏等三命從一科斷均罪應斬候惟該犯既聽從放火殺人又復火器連斃數命情節綦重應將高錫毛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毛葆茂即毛螻蟈應改依挾讐放火止圖燒燬房屋洩忿並非有心殺人致死一家三命以上從犯絞立決例擬絞立決該撫奏稱沈汶沅云云

奉天司 光緒十三年

奉天司 光緒十三年

查例載懷挾私讐放火燒燬房屋因而殺人及焚壓人死者為首擬斬立決為從商謀下手燃火者擬絞監候又致死一家二命係一故一鬪與本欲謀殺一人而行者殺三人案內造意不行之犯俱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又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傅泳豐係傅泳城族兄百伶係傅泳城胞兄傅泳得之女與傅泳豐均無服制傅泳豐彭汰

均與金瑞等相契早年傅泳城將傅泳豐之妻閻氏覇姦傅泳豐因係醜事未經報官即邀族人並傅泳城之兄傅泳得等將傅泳城攆逐傅泳城復將彭汰孀嫂趙氏覇佔爭鬧經該州斷結嗣傅泳城因向金瑞楊潰逼討賭欠尋衅被金瑞等扎傷至晚金瑞同高侉子與傅泳豐撞遇金瑞向告伊與楊潰將傅泳城扎傷恐日後復仇起意將其殺死除害邀允傅泳豐幫同下手金瑞高侉子傅泳豐執持刀械及徒手不等同至彭汰家房後金瑞稱說楊潰已邀彭汰各

持扎槍同至房後會面金瑞說明殺死傅泳城是伊

持扎槍同至房後會面金瑞說明殺死傅泳城是伊
抵償是夜一共五人至傅泳城家門首知傅泳城在
其兄傅泳得家養傷因傅泳得家屋門推砸不開金
瑞見院内堆有乾草起意將草燒著口稱點燒房屋
原想傅泳城心疑放火必然出屋詎風狂吹火以致
延燒傅泳得房屋維時傅泳得之女百伶走出喊救
傅泳豐因被其看見恐事後說出在場情事起意將
百伶致死滅口即令彭汰將百伶擲入火内燒死楊
潰在房後嚷說傅泳城已推開後門逃走金瑞等聽

聞一同追趕傅泳豐落後金瑞彭汰等已將傅泳城
追及扎傷身死傅泳豐未及動手報驗獲犯審供不
諱該督等將傅泳豐依懷挾私仇放火燒燬房屋因
而殺人為首例擬斬立決彭汰係致死一家二命係
一故一鬬與本欲謀殺一人而行者殺三人案內造
意不行之犯例擬斬立決等因具奏臣等查挾讐放
火燒房殺人擬斬立決之例係指起意放火因而殺
人首犯而言若僅聽從同行下手燃火例止擬以絞
候至致死一家二命係一故一鬬與本欲殺一人而

行者殺三人造意不行擬斬立決之例係指為首及

行者殺三人造意不行擬斬立決之例係指為首及
造意不行之犯而言因事由該犯造意首禍以致慘
斃多命故特加擬立決以昭烱戒若致死一家二命
係各自造意各斃一命應各以為首論為從加功之
犯例無專條向俱從一科斷問擬絞候自不得將放
火殺人為從之犯遽照為首科斷亦不得將加功二
命從一科斷之犯率照殺三人造意為首不行之例
遽擬重辟以致案情與例意懸殊今傳泳豐聽從在
逃之金瑞謀殺族弟傳泳城因推砸屋門不開起意

將草點燃口稱燒房以致延燒房屋迨經傅泳城姪
女百伶走出喊救該犯因被百伶看見恐事洩漏起
意致死滅口令彭汰將百伶擲入火内燒斃查傅泳
城一命係金瑞造意傅泳豐並未在場加功按律罪
止擬流即按放火殺人為從下手燃火亦罪止絞候
惟該犯臨時起意謀殺百伶致死滅口係各自造意
應各以為首論律應照謀殺人造意問擬斬候至彭
汰聽從金瑞謀殺傅泳城下手加功復聽從傅泳豐
主使將傅泳城胞姪女百伶擲入火内燒傷各身死

按謀殺一家二命下手加功及聽從下手燃火二罪

按謀殺一家二命下手加功及聽從下手燃火二罪
均應絞候應從一科斷乃該督等將放火為從臨時
起意謀殺一命之傅泳豐科以放火殺人為首之罪
並將謀殺二命為從加功應從一科斷之彭汰照致
死一家二命一故一鬪為首及殺三人造意不行例
擬以斬決情罪已屬不符其在逃之金瑞首先起意
謀殺傅泳城復放火延燒房屋致百伶被傅泳豐臨
時起意謀殺主使擲入火內被燒各身死將來獲案
應照挾仇放火殺人致死一二命例首犯擬以斬決

楊潰與全瑞商同謀命係屬為從如扎甕傅泳城之時該犯下手加功全瑞放火之時該犯下手燃火應從一擬以絞候該督等聲稱全瑞楊潰係謀殺造意之犯律擬斬斬是謀殺一人而有兩造意為首亦屬錯誤引斷既未允協罪名均關出入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等再行詳核案情例意速飭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奉天司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兇惡棍徒糾衆商謀計圖得財放火故燒官民房屋已經燒燬搶奪財物者均照強盜律不分首從擬斬立決殺傷人者梟示有因焚壓致死者將為首之人梟示其謀財放火有已經燒燬房屋尚未搶掠財物又未傷人者為首擬斬監候為從商謀下手燃火者枷號兩箇月發近邊充軍如謀財放火隨即救熄尚未燒燬為首擬絞監候為從商謀下手燃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並非圖財而懷挾私仇放火

燒燬房屋因而殺人及焚斃人死者為首擬斬立決
為從商謀下手燃火者擬絞監候其未傷人及傷而
不死者為首擬斬監候為從者發近邊充軍等語茲
據該將軍以奉天近年不法匪徒每因挾有宿嫌或
計圖得財昏夜放火燒人房屋被害之家老幼晢晢
坐以待斃甚至一連數戶家業蕩然其險惡情形較
之行刦盜匪尤為狠毒雖經拏獲多起照例懲辦惡
風猶未止息如此次拏獲放火匪徒陳起汶栗汪泠
二犯一則挾仇迭次放火並敢擲瓶拒捕一則假託
神道迭次放火圖財逞邪肆惡擾害多家實屬險惡

神道迭次放火圖財逞邪肆惡擾害多家實屬險惡
性成愍不畏法現經審明定擬奏請正法惟奉天為
根本重地豈容此等棍徒為害閭閻相習成風恣行無
忌似非稍加嚴懲不足以安良懦而儆奸頑查挾仇
圖財放火已經燒燬房屋問擬斬絞監候之犯均應
入實本屬法無可貸若照章具題聽候部覆入於秋
審辦理則動經歲月不能立正典刑匪徒無所儆畏
自不如早彰顯戮以昭炯戒請將惡徒放火首從應
問斬絞監候之犯均奏請即行正法等因奏奉

諭旨

着臣部議奏臣等查圖財挾仇放火燒燬房屋之案情罪綦重定例燒燬房屋搶奪財物又殺傷人者應分別斬決斬梟其尚未搶掠財物又未傷人暨傷而未死為首並為從商謀下手燃火之犯均分別擬以斬絞監候秋審應入情實誠以此等兇徒為害閭閻不得不從嚴懲辦今奉天省匪徒或挾有宿嫌或計圖得財竟敢迭次燒人房屋恣行無忌較之一時一事放火燒人房屋者情形尤為兇惡該將軍奏請將此等惡徒即行正法係為因時制宜綏靖地方起見

臣等公同酌議應如該將軍所奏嗣後奉天省遇有

臣等公同酌議應如該將軍所奏嗣後奉天省遇有
惡徒放火之案除罪應斬決斬梟外其迭次放火為
首為從問擬斬絞監候與陳起汶等案情相似者均
照例擬罪具奏請
旨即
行正法為從罪應軍流之犯均從重發往雲貴兩廣
極邊烟瘴充軍俟數年後此風稍息應即歸復舊制
其僅止一時一事及謀財尚未燒燬房屋或誤燒他
人房屋者仍照向例辦理不得率行援引以慎刑章
而重民命 如蒙

俞允 臣部行文該將軍遵照辦理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

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光緒十六年

奉天司 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惡徒懷挾私仇放火燒燬房屋未傷人者為首擬斬監候等語此案陳起汶因向屯民程景岳等借貸不遂輒敢屢次挾嫌放火燒燬程景岳程萬起二家房屋暨楊連家草垛實屬不法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將軍所奏陳起汶除楊連家僅止燒燬草垛及訛詐崔起志尚未得贓各輕罪不議外應照惡徒懷挾私仇放火燒燬房屋未傷人者為首斬監候例擬斬監候該將軍聲稱該犯以借貸私仇迭次放火

肆害地方其情形較之一時一事放火燒人房屋者
尤為險惡奉省此等惡風亟宜嚴加懲創方足以儆
奸頑該犯所犯情節秋審本應入實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等語係為嚴懲兇暴綏靖地方起
見應如所奏辦理仍恭候
欽定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惡徒謀財放火已經燒燬房屋尚未搶掠財物又未傷人者為首擬斬監候等語此案栗汪淼因貧起意假託神道供神歛錢糾同王道向屯民栗添保等放火燒燬房屋粮石草垛以神其說事後得受財物殊屬兇惡險毒該犯係事後得財放火時並未搶掠自應按例問擬應如該將軍所奏栗汪淼應照惡徒謀財放火已經燒燬房屋尚未搶掠財物又未傷人者為首斬監候例擬斬監候該將軍聲稱該犯

假託神道糾夥放火五次燒燬房屋粮石積聚柴草至八家之多以遂其恐嚇歛錢之計較之一時一事放火搶奪者情形尤為險惡奉省此等惡風亟宜嚴加懲創方足以儆奸頑該犯所犯情節秋審本應入實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等語係為嚴懲兇暴綏靖地方起見應如所奏辦理仍恭候

欽定

該將軍奏稱栗汪淦雖未同謀放火惟其弟栗汪沴假託神道圖財輒知情容隱事後分贓例無作何治

罪專條應比照强盜同居父兄知情而又分贓者照

罪專條應比照强盜同居父兄知情而又分贓者照强盜斬決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定地充徒折責拘役逸犯王道即王明澳仍嚴緝獲日另結等語應如所奏辦理並令飭緝逸犯王道即王明澳務獲究辦等因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光緒五年

奉天司 光緒五年

為片覆事准宗人府片稱正藍旗滿洲文稱王溥佐
領下族長宗室恩霖呈報本族內宗室慶恭今說定
正白旗滿洲雙安佐領下富佳氏已故烏槍護軍志
福之女為嫡妻於光緒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娶慶恭
承辦事請領
恩賞銀二十兩等因隨查
黃檔內慶恭現有繼妻經本府飭傳族長恩霖承辦事
之宗室慶恭並慶恭胞弟慶勛等帶府訊取供詞三

刑律雜犯

不應為

紙應抄錄粘連片行貴部查照宗室慶勛雖娶嫡妻
屬實惟於呈報本府及該旗圖片內均用伊胞兄慶
恭名字及生年月日時字樣迨經本府查核不符傳
訊時始認疏忽該族長恩霖漏未查明呈報實屬舛
錯其應如何科擬罪名之處希即聲明過府以憑核
辦等因查閱恩霖供稱本旗內宗室慶恭娶嫡妻經
伊弟慶勛互換圖片呈遞本族呈報本旗辦理
恩賞並未親身往查慶恭早經娶妻現在實係慶勛娶妻
族長漏未查明實係疏忽又據慶恭供稱與伊胞弟
慶勛分居去年十二月初二日慶勛娶妻呈報女家

慶勛分居去年十二月初二日慶勛娶妻呈報女家
旗分名字報錯伊並不知道又據慶勛供稱與伊胞
兄慶恭分居伊兄慶恭業經娶過嫡繼妻至伊于上
年十二月初二日娶富佳氏為嫡妻呈報本旗均寫
伊胞兄慶恭名字及生年月日時實係疎忽各等供
本部查宗室慶勛娶富佳氏為嫡妻呈報時用伊胞
兄慶恭名字及生年月日時字樣如果僅止疎忽及
族長恩霖漏未查明呈報外錯律例均無作何治罪
明文酌量科斷罪止不應相應抄錄律文片覆

刑律雜犯

不應為

貴府酌核辦理可也

計開

律載凡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

